**结题报告**

徐州燕子楼的文学意象及其流变探究

过程材料：

1.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阅读《四库全书》《全唐诗》以及徐州地方志等资料，查找与燕子楼意象相关的文学作品，并进行分类与梳理。

（2）阅读与燕子楼相关的文献，查找并总结其中关于文学意象的研究。

（3）进行实地考察。

2.第二阶段：资料收集阶段

（1）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燕子楼意象进行对比整理。

（2）结合时代特色、人物内核以及文本情感，对燕子楼的文学意象以及流变进行合理的解读。

（3）将收集整理的资料进行系统梳理。

（4）联系老师进行指导。

3. 第三阶段：结题报告撰写

（1）整理相关资料及研究心得，讨论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校对核实资料。

（2）在老师指导下，撰写完成结题报告。

徐州燕子楼的文学意象及其流变探究

一、“燕子”之楼之意象

燕子楼目前虽称为江苏徐州的五大名楼之一，但在中国建筑史上远非声名煊赫人尽皆知，在历史的发展中作为建筑的燕子楼随时间几番倒塌重建，但是作为文学意象的燕子楼自中唐诞生之后却绵延不绝流传1200余年，形成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燕子楼”文学审美意象。白居易的诗中，盼盼所幽居之楼因何以燕子名之？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序中曾有云“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1]](#footnote-0)]据白诗序所推，不能确知燕子楼建成时为何以燕子命名，也不能确知燕子楼是否为张尚书为盼盼所专建.可以确知的是，张尚书殁后，燕子楼为盼盼幽居十余载之所。

白诗中将燕子楼确定为张尚书，清汪立名考证张尚书非张建封，而为张愔。[[[2]](#footnote-1)]白诗中未点明张氏为何以燕子名宅中之楼，但诗人记述此时以燕子名此楼却又绝非偶然和信手随意的闲笔，燕子楼为张尚书死后爱妓盼盼幽居之所却是中国文学意象发展的必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中以燕子命名此时此事中的地点是中国文学意象沿革的必然结果。

“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的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譬如一篇文章，那种学说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这一段顶部是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定然有个承上起下，承前接后的关系。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识。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3]](#footnote-2)]唐白之前，燕子作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禽鸟，已经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学意象。《诗经·[国风·邶风》中有《燕燕](https://baike.so.com/doc/3861347-4053929.html" \t "https://www.so.com/_blank)》诗：“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其中，燕子的形象是轻快自在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双燕相随而飞，正如同夫妻一般相依相随，燕子也因此被后世看做爱情和婚姻的代表。

**继《诗经》之后，燕子意象经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中。魏文帝曹丕《乐府燕歌行》有“群燕辞归鹄南翔”之句，念君客游多断妇人思夫。南朝萧统《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之《东城高且长》中有“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之句，体现思妇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萧纲《春日诗》有“燕作同心飞”句，鲍令晖《古意赠今人》中“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谢朓《同王主簿怨情》中写“花丛乱数蝶，风帘人双燕”，将燕塑造成双宿双飞的形象，强化了双燕爱情的意象[[[4]](#footnote-3)]。刘孝绰《古意》写“复此归飞燕，衔泥绕曲房”衔泥低飞的燕子绕着屋梁徘徊，正如春闺里的女子苦苦思念他乡的丈夫，正如阴铿《和樊晋侯伤妾》中所述：“户余双入燕。床有一空帷。人去室空，佳人不在。”**

“燕子是我国古代文学中出现最早、书写频率最高、内涵最丰富的意象之一。从远古时期作为图腾和历法的实用价值，到苏醒于南北朝咏物文学兴盛期的审美价值，再到唐宋两朝逐渐丰富的情感和文化内涵，燕子意象时间跨度之长远、运用之广泛、审美积淀之丰厚，值得重点关注并深入研究。”[[[5]](#footnote-4)]前对燕子意象的研究，从年代来看，以唐宋诗词中的燕子意象为主；从内容上看，对燕子意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燕子”本体、燕子意象的起源与演变、燕子意象的文化与情感内涵以及燕子与个体文学创作等方面。唐贞元年间白诗中楼以“燕子”，而非雎鸠雀雉名之，实是在唐白诗之前的文学意象系统中相比于其他的禽鸟，燕子特有专门的文学意象：1、自我心意和忠贞的表达。2、女子对丈夫和过去情感的思念。

燕子楼是张尚书之爱妓盼盼夫亡后的幽居之所，十余年后，其行为为当时诗人所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燕子楼”作为整体统一的物象与文学首次结合。自唐开始，燕子楼成为盼盼行为品格的外化表征，盼盼在此的幽居行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定的精神象征，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流变过程。随着一千余年的社会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文体跨越诗词、诗话、散曲、杂剧、小说等多个领域，“燕子楼”由具体的建筑物名称抽象化形成了一个内在核心旨趣不变，而其所赋含内容不断丰富的文学意象，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在文学史演变过程中，“燕子楼”“关盼盼”“幽居坚守”成为物、人、事的统一整体并互相指代。“燕子楼”超越了建筑实体的存在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经典意象。

二、“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流变

（一）唐代——燕子楼意象的缘起和确定

如上文所述，燕子在中国文学中有更渊源的意象系统，但唐代是燕子楼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意象诞生的时代。“燕子楼”作为一个完整的名词并成为诗词和中国文学的主题最早见于元和十年（815 年）白居易所作的《燕子楼三首并序》[[[6]](#footnote-5)]：

“徐州故尚书张，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尽欢而去。迩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爱缋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燕子楼三首

唐 ·白居易

一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二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

三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从白诗诗序中我们得知燕子楼故事的主人公是盼盼，为张尚书之宠妓。张尚书死后，盼盼念旧不嫁，幽居燕子楼十余载，张仲素有感于此，赋《燕子楼》为题的三首七言绝句以纪吟咏盼盼相思独守之事。白居易因“爱缋之新咏”，念于与其有一面之缘的盼盼之事迹，乃同题唱和之作。盼盼美而善歌舞，白见之后曾有诗句‘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诗句相赠，此后白关二人并无联系。白《燕子楼诗三首》因是和张仲素之作，内容和用韵应与张相同，三首七言绝句层层递进。第一首以客观的笔触，以景托情，描述了燕子楼外的霜月夜空、冷被灯残的燕子楼内景、燕子楼内身影孤单的盼盼的独居状况；第二首以盼盼曾经舞女的视角描述了昔日繁华和今日落寞的对比；第三首以客观的笔触记述了时间的流逝，赞许了盼盼独居不悔的心迹。最惹后世争议的最后两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一句，放到全诗的语境和白诗的三首语境中也非质问张尚书墓上所植的白杨都已长成栋梁，为什么盼盼却仍然存在世界上？仍是赞许盼盼十一载不改相思忠贞。白诗三首诗一是写景、二是写人，三是写事，无论是客观描述还是以盼盼的心境自居，燕子楼诗表达了特有专门的文学意象：1、对独居不悔和忠贞的表达；2、盼盼对尚书和过去情感的思念。通篇诗作应更多一些淡然、冷静和执着，并无悲凉之感。

“白居易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以独具一格的诗风卓然屹立于诗坛，开启了中唐以后的一代新风。他的诗不仅在国内享有长久的声誉，而且也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footnote-6)]佳人已去，小楼坍塌，但是燕子楼却与盼盼的精神融为一体，形成了燕子楼意象最初的内涵，并随着白诗的传播将在后世的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此诗出现在唐中期，燕子楼故事在这个时代的流传范围相对有限。张白诗后仅有中唐李演《南乡子·夜宴燕子楼》词存世，并没有出现大量的相关诗作。

在燕子楼成为独特的文学意象被诗人反复咏唱之前，文学影响的现实要比文学影响的文学要来的迅疾和猛烈。据《新唐书》记载 ：“全忠使庞师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师古攻拔之。自是完垒不战。王重师、牛存节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与妻子登燕子楼，自焚死，实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武宁节度使时傅与军阀朱温相争，破城后携妻子共登燕子楼自焚而死，用殉道牺牲的历史事实吟咏了“燕子楼”的忠诚之意，用历史事实强化了燕子楼的文学意象。

（二）宋元——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拓展和理学附会

宋代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对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流变有着深刻的影响。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文化兴起，流行于市井的词也发展到了顶峰。相较于唐诗，词更适宜个人情感的抒情，在宋代，“燕子楼”不仅出现在诗体中，更广泛地被词体表达和利用。“《全宋词》中就有35首左右的宋词用到了该典故。”[[[8]](#footnote-7)]宋代文人对于燕子楼的书写较前代更为繁密，在更为频繁的吟咏中“燕子楼”意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宋代也是燕子楼文学意象相对丰满和被充分表达的时期，“燕子楼”的文学意象随着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学形式的变化逐渐拓展。

相比于宋代，元代在思想上相对自由活跃。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巩固，儒、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元的文化并存，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进一步发展普及。同时在这个时期，元曲的出现打破了格律的束缚，为各类文学意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生成可能性。“燕子楼”在元代文学的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从诗词元曲到杂剧，都能寻到它的影子，诸多大家都曾将燕子楼意象应用到自己的诗文创作中。

1、“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拓展

首先是超越了唐诗中盼盼个体的思念、相思的内涵，成为一种普遍相思的意象表达。在唐诗中，只是感叹于盼盼在燕子楼中，幽居思念张尚书的十余载的个体行为，借助燕子楼对盼盼的行为进行描述，同时也是描述了盼盼对张尚书的怀想和思念，通篇是对关盼盼本人行为和情感的慨叹。而在宋代，“燕子楼”这种相思的情感不在针对某一个人，而是用以表达人普遍的绵长不绝的思念情感，思念的对象和思念的缘由开始虚化。如周邦彦《解连环》（商调∙春景）；陈允平《塞翁诗》、蔡伸《水调歌头》、尤其是续雪谷的《长相思》中“心悠悠，恨悠悠，谁剪青山两点愁，笙寒燕子楼。”通过写燕子楼的清寒景象，表现出内心的牵挂与惆怅；再如吕渭老在《木兰花慢·石榴花谢了》 中“奈燕子楼高，江南梦断，虚费相思”。[[[9]](#footnote-8)]在闺怨诗词中“燕子楼”也频繁出现，相较于单纯的思念，闺怨诗往往借女子或盼盼的视角，在思念之外更突显女子的坚守和不悔。此种用法的有柴望《念奴娇·山河》“燕子楼高，乐昌镜远，人比花枝瘦。”[[[10]](#footnote-9)]文天祥《满江红》“燕子楼中，又掖过，几番秋色”[[[11]](#footnote-10)]

在元代，“燕子楼”的意象更偏向“儿女私情”。元代的下层文人热衷于将燕子楼与文学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而又普遍的下层“儿女私情”。王恽《楼居春望图》云“归鞍未得朝天信，望断东风燕子楼”[[[12]](#footnote-11)]，一个“归鞍”就解释了美人所有行动的缘由。在思妇诗中，燕子楼也有多种修饰语，“东风燕子楼”、“西风燕子楼”、“锦瑟花年燕子楼”、“张家燕子楼”“寂寞燕子楼”等，或烘托情感，或展示心境，或致敬原典，但核心仍旧是“燕子楼”，它无论是何种形态，注定与离别相思的主题生生相惜。

其次是借“燕子楼”来抒发物是人非的怅然之情。这是宋代“燕子楼”意象最为突出和典型的内涵。宋代，燕子楼超越了对个人的思念情感，思念和感慨的对象开始泛化，流变为一种对逝去的物、往事和时间的怀想。其端起自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 》中“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13]](#footnote-12)]也影响最大。这阙词也是唐白《燕子楼诗三首》后最重要的关于燕子楼的诗作。如果说白居易的诗作让“燕子楼”成为单独的文学意象出现在中国文学中，苏轼的这阙词就使“燕子楼”超越了个体的情感，而成为燕子楼文学意象中最重要的一层转折，其讲究神情，不注重迹象，中国的诗词的意象之美在这首词中有了最杰出的表现。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南宋曾操《高斋词话》，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清代叶申芗《本事词》都记述了苏轼“燕子楼”词诞生始末，而早在南宋张炎就曾在《词源∙用事》中对苏轼的燕子楼的文学意象有精到描述。在词中苏轼通过燕子楼，表达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怅然之情以及对人生如梦的思考，这种情感为后代所传承，如蔡伸《满庭芳·烟锁长堤》 “念紫箫声阕，燕子楼空。” [[[14]](#footnote-13)]和《郡楼九日》艾性夫 “烟横三市蜂房屋，尘掩重门燕子楼。” [[[15]](#footnote-14)]自此，“燕子楼空”也成为固定意象，在后世的诗文中用以表达对往事、时间的追索、慨叹而被长期使用。

再次是以“燕子楼”作为某种名胜古迹或地名的代指。经过文人的吟咏，燕子楼的名声逐渐远播，宋代，燕子楼有时仅仅作为地名或是风景的指代。如姚勉的《义娼吟》“燕子楼中一搦春，十年红袖消香尘。” [[[16]](#footnote-15)]贺铸《晚泊会亭》中 “只应明月曾相识，伴我时登燕子楼” [[[17]](#footnote-16)]；方回《怪梦十首其一》中“万事鹅儿酒，诸公燕子楼。” [[[18]](#footnote-17)]

这一点在元代也有所体现，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有不少诗人将燕子楼视为历史的象征，为其凭吊。萨都剌曾在徐州到燕子楼寻访，看到关盼盼居住的燕子楼的凄凉，睹物伤情，作诗《彭城杂咏》，其三、其四都提及燕子楼：

其三

雪白杨花拍马头，行人春尽过徐州。

夜凉一片城头月，曾照张家燕子楼。[[[19]](#footnote-18)]

其四

何处春风燕子楼，断碑落日古城头。

画眉人远繁华歇，无数远山生暮愁。[[[20]](#footnote-19)]

第四是以“燕子楼”指代故国情思、爱国忠心和逝去王朝。在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流变中，这是继苏轼的燕子楼空文学意象重要的流变。宋元之际“燕子楼”的意象得到了更宏大的情感扩展和表达。

宋代政治上分为北宋和南宋，燕子楼所处徐州在南宋时先归于金，后又归元，期间也多次因战乱被毁坏而后重建。在王朝更迭的背景下，关盼盼对张尚书的忠心与臣对君、对国家的忠诚有相通之处，此时燕子楼诗文中诗人或以关盼盼妾身自况，或以旁观者表达了对关盼盼的追思，用以表达文人的家国情怀和对故国的思念，以及自我忠贞的心曲。宋末元初以《燕子楼》为诗题的诗人包括文天祥、汪元量、黄庚、王恽、陈孚等，其中文天祥五言律诗《燕子楼》和词《燕子楼》最为典型。

自别张公子，婵娟不下楼。  
遂令楼上燕，百岁称风流。  
我游彭城门，来吊楚王阙。  
问楼在何处，城东草如雪。  
蛾眉代不乏，埋没安足论。  
因何张家妾，名与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  
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21]](#footnote-20)]

燕子楼只是借题，全文以燕子楼为题，以盼盼事为基础，最终是要引出“自古皆有死，忠义长不没。”的自我爱国忠心的心曲，这里没有了儿女私情，没有了物是人非的怅惘，多的是一种死别的壮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次重申。

2、燕子楼文学意象的理学附会

在宋代，思想上理学的兴起使在唐时产生的“燕子楼”典故，增加了理学说教的附会。宋代出现了关盼盼遭白居易诗讽，守节绝食而死和关盼盼赋诗明志的说法。例如北宋张君房《丽情集∙燕子楼》更为全面的关盼盼故事的本末。北宋陈荐《彭城八咏·燕子楼》[[[22]](#footnote-21)]“乐天才思如春雨，断送残花一夕休”；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专门有《张建封妓》事，将白居易诗序中“为盼盼作”改成“乃盼盼所作”[[[23]](#footnote-22)]，将张仲素之诗归于关盼盼名下，写白、关诗歌赠答，关盼盼也由美貌歌伎逐渐演变为忠义的才女。宋代的《绀珠集》说她有诗“三百篇，名《燕子楼集》”并正式出现了盼盼绝食而死的记载。除全唐诗中《燕子楼三首并序》外，还附会编撰了白居易向关盼盼“另赠之绝句”：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然后关盼盼做《和白公诗》的明志诗词：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此所谓白诗中讽刺张愔不惜黄金购买的“娥眉”，费心拣得的“花枝”盼盼受到主人家的精心培养之后却忘恩负义“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在自辩诗序中道：“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载后以我公重色，有从死之妾，是玷我公也！”并留下诀别诗表达对白居易的遗恨：“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

这样在宋代通过对白原诗的嫁接续写和关盼盼诗才的杜撰，将关盼盼树立为一个偷生苟活去为丈夫争取“百载”清誉，只为不玷污名节的忠贞才女。在宋代围绕着燕子楼和关盼盼的改写虽然是对文学史实的改写，是文学对当时理学思想的附会，但是燕子楼的文学意象却也与社会的思想进行更多的融通汇合，一方面是文学对当时社会思想的折中，另一方面文学也借重思想的普及，通过对当时理学思想的附会而冲出文学的圈子更深刻地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自此燕子楼不仅成为文人题咏的主题，也更多地介入了普通人的思想，影响了世人。

综上所述，在宋代“燕子楼”的意象在诗词中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使用，对唐朝多停留在故事层面是一个巨大突破，文学意象也更为丰满和全面，且多抒发心中的思念以及物人非的怅然等普遍的感情。尤其是宋元交替之际，“燕子楼”成为王朝更迭、国破家亡之际忠贞的表达，此后每有此际遇，文人往往用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对后代文人的创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明清——燕子楼文学意象的沿袭和生发

“燕子楼”自唐代诗人张仲素与白居易的唱和诗《燕子楼》首开其意象先河之后，经宋元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其文学意蕴已经相对固定，长时期意蕴的叠加使“燕子楼”逐渐演化为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即以燕子楼建筑为载体，借关盼盼与张愔的爱情故事，寄托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信念、物是人非的感慨以及独守空楼的孤冷清凄，同时由于燕子楼意象借助于文学在民间的普及，燕子楼作为建筑的名声已经日益远播，已经能成为地方的代称。

燕子楼在明清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作为建筑意象也常作为指代徐州的标志性建筑。这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基本上承接了前代的创作类型，多次被用于抒发对昔日的追忆，此类意象多数用以表达物是人非、吊古伤今之感。在诗歌领域多表现为怀古及感时伤事之作，如王佐的《归舟四咏·其三》、陈衡的《戏马台诗·其二》、薛瑄的《过徐州》、张鹏翮的《徐州道中》等。除此之外还存在以燕子楼表现昔日青春繁盛之乐景，并且这些诗作数量不在少数。如有黄承吉的《四月十五日，邀同泛舟至临江阁小集，访薛涛井遗址，晚归。二首录其一》。

政治上明清是两个朝代，但是文学上，由于文言小说的普及，在新文体的创作中，“燕子楼”的文学意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表达形式。

1、贞洁意象的强化和内涵的拓展

首先是明代贞洁观的变化，促使“燕子楼”的贞洁意象不断强化，并且产生了更深刻的含义。“以明代为分水岭，统治阶层对于女性贞节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被视为只有上层社会女性才遵守的贞节观，逐渐向社会下层渗透，并成为统治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秘器。”[[[24]](#footnote-23)]在这种思想控制的背景之下，燕子楼的故事便成为了统治者宣传贞洁的有利武器，于是盼盼开始“走出燕子楼”，作为一个个体被更多的人所注意到，她身上的贞洁品质因此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高扬。这在明朝诗人如胡俨、何乔新、薛瑄等写作的《燕子楼》诗中，可以得到映证—他们的每一首燕子楼诗，都在怀古伤今凭吊盼盼，并重点赞扬她的贞洁品质，恰好与当时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需求相契合。并且进入清代，这种现象表现的更为明显和直接，清初编修的《徐州府志》中, 直接把盼盼写入了“烈女传”, 使盼盼成为了贞洁的楷模，借以对当时的女性行为产生影响。至此，可以说，盼盼身上的贞洁已然达到了较高程度的认可，进一步世俗化官方化。与此同时，在盼盼成为贞洁象征的同时，燕子楼也跟随着成为了贞洁的标志，并进一步生发出其他含义。其一，是对女子守节的反思。《夜雨秋灯录》写到：“燕子楼中人有几，莫将负义责青蛾。”[[[25]](#footnote-24)]文中总结了女性生活之不易、守节之艰辛，一定程度上批驳了封建伦理道德。其二，是对女性守节行为性质的扩展。《樵史演义》中将女子守节赞之以“侠”，超出了“贞洁”的束缚。从人而不只是女人的身份对女性守节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2、个体高洁的升华

除此之外，随着明代专制社会的不断强化和王学左派的兴起，社会也逐渐出了反叛的色彩，这种叛逆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也间接影响了燕子楼意象的升华。如《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这篇文章虽为吊关盼盼而作，凸显她的贞洁品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盼盼也同时成为了诗中文人所仰慕、追求的对象，不断强化的贞洁观和代表盼盼的燕子楼意象进一步融合，使之成为了部分诗人笔下的仕人清高的象征。如史谨的《戏赠刘公子》：“朱颜不作麒麟楦，白日都消燕子楼”[[[26]](#footnote-25)]便用燕子楼来表明自己不愿成为麒麟楦的心志；以及童轩的《湖海壮游卷为高仲显题》：“不愿功名竹帛垂，半生踪迹走天涯。蛾眉亭下维舟夜，燕子楼前对酒时”等诗句也用燕子楼来表自己高洁的追求。再次，封建士大夫常以女子对男子的忠贞来表现自己对崇高理想、高洁人格等的坚贞。如林占梅的《黄莘田端砚歌》中就以燕子楼意象表达了自身高洁自守的志向。

3、女性独立意识意象的生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开始的这种高度的贞洁强化在当时仅仅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的，有利于统治者地位的巩固，但是对当时的女性而言是被压抑了人性的，对女性的身心发展是不利的。如清代，林黛玉诗文中的“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便是最好的证明。它通过写黛玉，将关盼盼的被拨弄的命运也赤裸裸的反映了出来，表达了高度贞洁观下女性命运的不可支配，只能依附于社会。所以在这种日益的高压控制之下，必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一面。再加之，明朝从中期开始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大量涌现，反叛男权的价值观得到了孕育和滋养，女性不愿再被封建礼教束缚，开始宣扬个性、追求自由、展现独立的人格，从而来勇敢地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种思想状况反映在文学界体现为文人创作主旨的转变，尤其在传统戏曲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如《窦娥冤》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开始了对“物化”女性不公的呼吁，《雌木兰替父从军》中对“巾帼英雄”的性别反叛形象，展示出了是对于传统“贤妻良母”形象的冲击；以及《桃花扇》中李香君那样的平民女子，则是明清时期对于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传统“男耕女织”模式的瓦解。伴随着文人创作宗旨的此种转变，时人对燕子楼的关注点也发生了新变，不再只局限于她的贞洁品质，而是延伸到了对盼盼价值的肯定上，如《名媛汇诗》诗集便将盼盼所作诗收入在内，表明着盼盼作为一个女性的角色正式进入了明清之际的文学历史，同时也从文学价值的角度肯定了盼盼的才情。以及在清代，女诗人顾贞立在诗《满庭芳·寿王妹六十》中首先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在诗歌种对盼盼作出了正面的评价，着重突出了盼盼才貌双全的人物特点，情感积极，表现出了对女性的赞扬，和当时女性追求独立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思想相吻合。

（四）清末至民国时期——燕子楼意象的升华

清末至民国的动乱时期，“燕子楼”意象也在时代的照映下生发出了新的内蕴。自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中国被迫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腐朽清王朝的统治在外来新事物、新文化、新政权面前岌岌可危，中国也逐步沦落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龚自珍称其为“将萎之花”“日之将夕”“将倾之大厦”。

在这动乱时代的大背景下，世人举步维艰，漂泊无依，由此孕育出“大历史”之下的个人悲剧、爱情悲剧、国家悲剧，“燕子楼”意象也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由个人浮沉之无奈升华至国家命运之慨叹。

一是文人志士被卷入时代巨变的潮流，成为浮沉之萍，借用“燕子楼”抒发世事难定，身世浮沉的悲叹。

《未知调名》 杨度

落花却送客归去，呖莺又呼留住。  
燕子楼边，玉人吟处。

世事渺无依据，只碧草春波，已成今古。  
江南多少才子，对六朝台榭，泪洒烟雨。  
不是春愁，更非别怨，别有伤心情绪。  
东风借与，把匝地、狂花漫天飞，吹入空江，断肠流水处。

杨度的《未知调名》延续燕子楼本身的故事，玉人独在空楼，期待着不会发生的事情，守望着不会归来的故人，江南才子也只能“泪洒烟雨”，默默咽下不能眷属的伤心情绪。“世事渺无依据”直接点明身世浮沉，难有定局的无奈。

二是通过“燕子楼”将“美人”与“名士”捆绑，表达了超越时空的永恒悲剧——有情人难成眷属。

《声声慢 补衲庵闻蟋蟀》 赵熙

苔阶咽雨，草阁延秋，夜深人似枯僧。  
梅子黄时，居然四壁蛩鸣。  
回栏凤仙花发，变井梧落叶无情。  
孤灯里，念鹊巢卜岁，雁字知兵。  
  
历历美人名士，诉青春薄命，一样平生。  
燕子红楼，为卿长叹漂零。  
前身溧阳仙尉，到白头还做兰成。  
吟正苦，柝凄凄遥应数声。

赵熙的《声声慢》未直接使用“燕子楼”意象，而是化为“燕子红楼”，这正是“燕子楼”意象成熟固化的象征。赵熙在词中承续“美人名士”难成眷属、时代沉重而青春薄命的感慨，虽然是在借助燕子楼意象，但他实质上揭示的是超越时间、空间，始终存在的“爱情终难成”的悲剧主题，燕子楼”所蕴含的内涵也从具体的关盼盼与张愔的爱情故事扩大为历朝历代、发生在各个场所的爱情悲剧。

三是借“燕子楼”言志，既揭示了国家有难之时士兵们耽溺享乐的悲痛现实，深切表现作者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又抒发了作者希冀重整河山却壮志难酬、宦海浮沉的悲愤之情。

文人士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家国认同感高度融汇和系统集成，通过“燕子楼”喷薄而出，书写了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的时代担当。

《浣溪纱 其一》杨圻

城上飘飘燕子楼，美人名将尽风流，当时歌舞不知愁。  
十万貔貅开重镇，无边烟月锁帘钩，绿珠红玉共千秋。

杨圻的《浣溪纱 其一》将美人名士捆绑，但杨圻一反美人英雄之爱，将“燕子楼”作为名将沉湎酒色、歌舞升平的场所。燕子楼本是张愔为关盼盼特建的小楼，盼盼为名妓出身，张愔出于爱怜特建此楼，所以“燕子楼”在杨圻这里成为了搏美人一笑的手段。诗中杨圻描绘美人名将在燕子楼上展现风流，耽于美色，尽管“十万貔貅开重镇”，也不知忧愁，借此讽刺动乱时期将士自甘堕落，享乐成风的行为。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内，前前后后出现三次“燕子楼”意象与“桃花扇”意象相对应的关系。这一关系从孔尚任的的《桃花扇》开始紧密，从《桃花扇》折扇一章中，“〔向旦介〕香君保重。你这段苦节，说与侯郎，自然来娶你的。〔净〕我也不再来别了。正是：新书远寄桃花扇，〔末〕旧院常关燕子楼。”到吴海帆的《鹧鸪天十九首 其四》“沧海探珠烂熳游。五湖旧约一扁舟。风翻前度桃花扇，月印当年燕子楼。山敛翠，水凝流。江南好景信多愁。周郎曲顾无双曲，宋玉秋悲第几秋。”再到张采庵的《又重过》“何处人间种玉田，因缘牒在大罗天。桃花扇碎情如昨，燕子楼空事隔年。龙沼易逢春日雨，兽环深锁夕阳烟。停车欲问婆娑柳，可有归舟系岸前。”

在形式上，两个意象处于相对位置，互相照应；在内涵上，“桃花扇”和“燕子楼”都是纯真爱情的象征，是女子悲剧命运的象征，也是爱情在别离中破灭的象征。将“桃花扇”的意象与“燕子楼”相应无疑是借“桃花扇”的意蕴内涵扩展“燕子楼”的意蕴，章静在《<桃花扇>的扇意象探析》一文中指出“’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唐·杜审言《赋得妾薄命》)，女子悲秋而伤春,一把纨扇,对于女子而言是红颜易老，君宠不在，身世浮沉的象征。对于文人来说，他们常常以妾自喻，以女子的闺怨抒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始幸终怨的人生变故。故而，自婕妤怨歌之后,纨扇与秋风,便一起寄寓着十人命运的荣辱浮沉。”无论是刘禹锡的《秋扇词》，还是韦应物的《悲纨扇》，他们都借助秋风纨扇表达对仕途沉浮的感慨，因此“桃花扇”便蕴含着“士不遇”的情怀。由此看来，“燕子楼”是否也被赋予了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意蕴内涵呢？

吴海帆的《鹧鸪天十九首 其四》写“前度桃花扇”“当年燕子楼”表面上看来是抒发 “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慨叹，实则是与最后两句的典故相呼，共同指向“怀才不遇，忧愤难抒”的主题。“周郎曲顾无双曲”化用“周郎顾曲”的典故，清·[俞樾](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E%E6%A8%BE?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在《余莲村劝善杂剧序》中写道：“谁谓周郎顾曲之场，非即[生公说法](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5%85%AC%E8%AF%B4%E6%B3%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之地乎？”原指[周瑜](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91%9C?fromModule=lemma_inlink" \t "_blank)知音难觅。凡其改过的曲子，弹奏的曲子，佳音难觅，曲终无人续，在这里可化为诗人难觅知音，壮志难酬。“宋玉秋悲第几秋”则是化用“宋玉悲秋”之典，宋玉将秋声秋色与自身悲惨命运相合，抒发抑郁哀怨、感伤忧愤之情。诗人精妙安排“桃花扇”“燕子楼”“周郎顾曲”“宋玉悲秋”前后呼应，明暗呼应，使怀才不遇，胸中空有一片宏志的主题思想浮出水面。

三、结语

关盼盼的故事带给无数文人以文学遐想，生成了丰富的燕子楼意象。考察燕子楼意象源起及流变的过程，让我们看到文学意象的生成和文学表现形式与时代和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同频共振，例证了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源起阶段，张白笔下的燕子楼，是关盼盼个体对逝去夫君的遥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诗人对关盼盼幽居的描述和赞许。之后宋元吟咏燕子楼的诗词曲剧，燕子楼本事、意象和典故共同发展推进，极大地拓展了燕子楼意象应用的广度。进入明清，不论是在诗歌、戏曲还是在文言小说等领域，我们越来越多的寻得燕子楼意象的踪迹，这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在承接了前代的创作类型，丰富了其文学创作题材的基础上，燕子楼的意象内涵日益丰富，其所代表的诸多情感模式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仍有频频出现，最终形成了内蕴丰富且富有历史深度的文学意象系统。

时至今日，几经坍塌重建的燕子楼静静矗立在苏北的大地上，但“燕子楼”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经典永存的文学意象，并在各种文体中广泛应用，并随着散文、戏剧、影视等现代文学表现形式的发展又有新的内涵，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状态。随着时代和时代的文学发展，“燕子楼”的文学意象不断丰富，随着文学和文化的繁荣，我们期待着它能够在新的时代生发出新的内涵，让古老的文学意象焕发出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 曹雪芹.红楼梦(上下)[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2005.
3. 汪立明《白香山诗集》转引自《白居易与关盼盼》石观海《珠江论丛》2020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7页.
5. 李春燕.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J].天中学刊,2012.
6.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二）》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7. 文艳蓉.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 王促镛著，《唐诗纪事校笺》卷七十八，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9. 郭海东,牛东亚.明代社会女性思想控制成因探析[J].黑龙江：黑龙江史志,2010.
10. (清)宣鼎. 夜雨秋灯录.黄山：安徽古籍丛书,1999.
11. (明)史谨.戏赠刘公子.《獨醉亭集》卷中(第 28- 29 頁).
12. 李春燕.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J].天中学刊,2012.
13. 姚家余. 樵史演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4. 李礼.明清传统戏曲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J].长春：戏剧文学,2021.
15. (明)薛瑄.过徐州.《敬軒文集》卷二(第 27 - 28頁).
16. (明)胡俨.徐州十二咏. 其十一燕子楼.《頤庵文選-明-胡儼》頤庵文選 卷下(第 107- 107 頁)》.
17. (明)何乔新.十楼怀古其三燕子楼.《椒邱文集》卷二十三(第 19- 20 頁)
18. 冯梦龙．警世通言［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9. (清)方骏谟．徐州府志[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20. (明)郑文昂.名媛汇诗.二十卷.
21. 吴旭莹. 唐宋诗词燕子意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

李春燕.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J].天中学刊,2012

1. [] 《白氏长庆集》卷十五 [↑](#footnote-ref-0)
2. [] 汪立明《白香山诗集》转引自《白居易与关盼盼》石观海 《珠江论丛》2020.1.108 [↑](#footnote-ref-1)
3.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7页 [↑](#footnote-ref-2)
4. [] 李春燕.燕子意象与燕子楼故事的文化意蕴[J].天中学刊,2012 [↑](#footnote-ref-3)
5. [] 吴旭莹. 唐宋诗词燕子意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9. [↑](#footnote-ref-4)
6.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二）》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26 页 [↑](#footnote-ref-5)
7. [] 文艳蓉.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footnote-ref-6)
8. [] 邢猛《宋词中的“燕子楼”典故》《文学研究》2013.3.15 [↑](#footnote-ref-7)
9. []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0页 [↑](#footnote-ref-8)
10. []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27页 [↑](#footnote-ref-9)
11. []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05页 [↑](#footnote-ref-10)
12. [] 《秋涧集-元-王恽》卷二十九，第10页 [↑](#footnote-ref-11)
13. []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2页 [↑](#footnote-ref-12)
14. []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05页 [↑](#footnote-ref-13)
15. [] 《剩语-元-艾性夫》剩语卷下，第2页 [↑](#footnote-ref-14)
16. [] 《雪坡集-宋-姚勉》卷二十一，第8页 [↑](#footnote-ref-15)
17. [] 《庆湖遗老诗集-宋-贺铸》卷九，第6页 [↑](#footnote-ref-16)
18. [] 《桐江续集-元-方回》卷二十五，第27页 [↑](#footnote-ref-17)
19. [] 《雁门集-元-萨都拉》卷三，第21页 [↑](#footnote-ref-18)
20. [] 《雁门集-元-萨都拉》卷三，第21页 [↑](#footnote-ref-19)
21. [] 《文山集-宋-文天祥》卷十九，第26页 [↑](#footnote-ref-20)
22. [] 《宋诗纪事-清-厉鹗》卷十三，第36页 [↑](#footnote-ref-21)
23. [] 王促镛著，《唐诗纪事校笺》卷七十八，巴蜀书社 1989 年版，第 2024 页 [↑](#footnote-ref-22)
24. [] 郭海东,牛东亚.明代社会女性思想控制成因探析[J].黑龙江：黑龙江史志,2010. [↑](#footnote-ref-23)
25. [] (清)宣鼎. 夜雨秋灯录.黄山：安徽古籍丛书,1999. [↑](#footnote-ref-24)
26. [] (明)史谨.戏赠刘公子.《獨醉亭集》卷中(第 28- 29 ). [↑](#footnote-ref-25)